

郑逸梅著

藝

海

一

勺

[津]新登字 007 号

装帧设计：冯爱国
责任编辑：曹式哲
整 理：郑汝德
封面题字：申石伽
封面绘画：郑有慧

艺海一勺

郑逸梅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字数：250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04-346-9

I·54 定价：11.50元



郑逸梅摄于上海寓所

作者小传

郑逸梅(1895—1992),男,江苏省吴县人。南社社员。我国文史掌故作家,素以撰写清末民初文坛名人轶事称著。二十年代初曾任多种报刊主编,兼《申报》、《新闻报》、《时报》特约撰述,被誉为“补白大王”。解放前历任多所大学文学教授暨某中学校长。生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前 言

先父郑逸梅老先生，笔耕八十个寒暑，发表于海内外的作品逾千万言，仅出版的单行本，即有六十余种。这些出版物，均由当时文坛名家撰写序跋，以增辉添色。先父出生于上个世纪，经历过康梁变法、宣统登基、辛亥革命、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生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先父耄耋之年，对往昔见闻，犹历历在目。他说早年一些史料掌故，年轻一代不易知道，亟宜追述，以传后世。否则老辈人逐一故去，这些珍贵资料也随之泯灭，就太可惜了。还表示要乘自己头脑尚未迟钝，多留些精神遗产给后人。此即其晚年仍勤于写作的主要原因。作为先父的独生子，我与先父共同生活了六十余载。他老人家晚年患白内障日剧，阅读已感吃力，我就抽空帮助翻检书籍资料，并代为誊写稿件。我不是文科出身（退休前是高级经济师），然而与先父生活多年，耳濡目染，也了解了不少。承蒙天津古籍出版社青睐，认为我对先父一生了解最为深切，为即将出版的先父遗著《艺海一勺》撰写《前言》最为适宜，勉为其难之下，我只好执笔涂鸦了。

“我写作终了之时，也是我生命结束之日。”先父这话后来竟果真应验了。记得他临终前还完成了七千字的长文《画家潘

天寿》，并嘱我次日发往海外，当晚就因突发脑栓塞（中风）与世长辞。临终时，先父面容安详，毫无痛苦之状。若用李商隐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喻其一生，当再确切不过。

先父出生于 1895 年，写作始于 1913 年，直到 1992 年 7 月 11 日去世，驰骋文坛整整八十个春秋，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写作史最长的一位。先父享年九十有八，又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最高龄的一位。为此港澳报界有人建议将这两项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近十多年来，先父以旺盛的创作力，先后出版了五百万言二十六种单行本著作，即平均每年四十余万言。这在一位九旬老人，确实是个奇迹，即使在世界文坛也属罕见。为此，除却二十年代初获得的美誉“补白大王”而外，海外报界近年又送给他一个新雅号“电脑”。1991 年 5 月至 6 月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近二百万言的《郑逸梅选集》三卷本。最近，我又从先父遗稿中整理出约百万字作品，《艺海一勺》所收即为其中一部分。

不少老辈人知道，先父是老报人兼教育家。早在 1917 年，先父即在苏州组织过有名的文学社团——星社，与施蛰存在杭州的艺社互通声气。自 1920 年起，先父先后编辑过《游戏新报》、《消闲月刊》、《金钢钻报》、《永安月刊》等出版物，并应约为十多种报刊撰稿或开辟专栏。他文思敏捷，落笔如风，每日最少完成五、六千言，常常写作至深夜。在先父工作的编辑部，每有其他报刊编辑为争取时间，立等索稿。幸赖他有倚马千言之笔，一挥而就。除此而外，先父还曾在多所院校执教。例如应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之聘，担任过该院文学教授，并在新中国法商学院、志心学院等高校及一些中学兼课。先父体质很

好，繁忙若此，仍能应付裕如。他青年时代在苏州草桥中学念书时，是苏州市的长跑冠军。

先父一生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十分俭朴，对书籍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奇怪有些人不读书的人，是怎样活在世上的。我虽然不敢说他没有一点儿名利思想，但是这方面他确实是比较淡漠的。他不竞不争，一切顺其自然。并常教育家人：“求其所可求，求无不得；求其所不可求，求无一得。”他认为妄求名利，是要不得的。为了名利，费心竭虑，非徒不上算，而且有损身心。他还说过：“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一个人自感不贫不贱，也就得其所哉了。先父上述话语阐释了高尚的人生哲理，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

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先父与柳亚子先生堪称莫逆，时过音函。他收藏的许多名人手札，都是清末民初文坛耆宿与他互通函件的手迹。因为先父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认识当时名人颇多，所以对不少史料、人物掌故十分熟悉。数十年来，他擅长写的也正是这些。清末民初，由于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原因，城市市民阶层中颇有人喜读轻松消闲、风花雪月之作，言情小说遂风靡一时。这类小说的作者即五四以来新文艺工作者所指的“鸳鸯蝴蝶派”。先父平生从未写过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文章，竟也被列入该派，并为此在“文革”中吃尽苦头，这其实是十分冤枉的。

先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人瑞，故而时有报刊要他谈谈养生之道。先父说自己既无道家吐纳之术，又无释家禅定之方。别人以为药补不如食补，他却认为“食补不如神补”。所谓“神补”，即指精神调剂和精神营养。先父襟怀旷达，对人

事从不耿耿于怀。有人对他不礼貌，他以为其人可能近来情绪不佳，纯属偶然。倘一再相犯，且超出原谅限度，他至多与之逐渐疏远，绝不出恶声。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中，经历的大小批斗会何止数百，先父仍能泰然处之。在斗争会上，红卫兵在两旁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郑逸梅！”他却低着头默念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抄家时，藏书整整被装走了七车，他竟对人笑谑说：“我现在真正是学富五车，无书不读了。”因为被劫运去七车书籍，不是超过五车了吗？家中已无一本剩书，岂不是没有书可读了吗？虽然这是饱含酸楚的笑谈，但是说明了先父的豁达。

过去，先父有不少达官贵人中的友朋，遇到过许多飞黄腾达的机会。然而先父与世无争，也就失去了这些机会。别人以为可惜，他却毫不在乎。先父故友、同窗叶圣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叶老是文人当官，不忘故旧，仍与先父鸿雁不绝，直至去世。在与叶老数十年交往中，除了互通诗文，先父从无半点儿求托钻营之事。在敌伪时期和国民党时代，曾有些在政界任要职的老同学邀他入幕共事，他因不涉政治，均婉辞了。

在日常生活中，先父十分注意节俭。他认为人生在世，如果消耗大于创造，则属寄生虫。反之，方是有贡献之人。多年前先父即嘱家人身后丧事从简，不要开追悼会，骨灰可撒入江河。我们后来都照办了。先父原计划写作至一百岁，然后自己写篇告别文坛的作品刊载，可惜未能如愿。

郑汝德

1993年6月于上海寓中

目 录

著者小传

前言	郑汝德 (1)
----------	---------

名人轶事

“活财神”胡雪岩之死	(1)
袁世凯的权术	(4)
袁氏父子的辩护词揭秘	(7)
袁世凯的一餐饭	(11)
章太炎轶事二三	(12)
章太炎的书法	(14)
追忆孙中山先生知友陈汉元	(15)
中山先生医友臧伯庸	(17)
记沈钧儒老人	(18)
教育家黄炎培	(20)
回忆陈叔通先生	(22)
末代皇帝琐谈	(24)
遭遇车祸的名人	(25)
忆叶恭绰老人	(28)
鉴赏名家王春渠	(33)
南社名贤集湘中	(34)

忆南社天啸、忱亚两昆仲	(36)
星社沧桑	(38)
正气凛然的冯子和	(44)
春江遽殒老人星	(46)

——追忆苏局仙

记李根源老人	(
爱国老人马相伯	(
交际博士黄警顽	(5
我国气功先驱蒋维乔	(55
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	(56)
刘铁云在苏州	(58)
金松岑首著《孽海花》	(59)
《广陵潮》与李涵秋	(61)
民初小说家孙玉声	(63)
武侠小说前辈平江不肖生	(64)
常熟名人吴双热	(66)
我认识的张恨水	(68)
《张恨水全集》序言	(70)
梅兰芳包天笑喜栽牵牛花	(72)
袁寒云的几种著作	(73)
回忆谢玉岑	(75)
《申报》的老报人	(77)
报坛耆宿陈冷血	(79)
南社耆宿叶楚傖	(80)
忆成舍我先生	(82)
鄂渚近代掌故家刘成禺	(84)

回忆欧阳予倩	(86)
回忆叶圣陶	(88)
郭沫若归国经过	(90)
痛话马年文星落	(92)
大书家林散之	(93)
忆书家马公愚	(95)
章草圣手王遽常轶事	(97)
我所熟悉的几位钢笔书法家	(99)
诗书画三绝的钱名山	(101)
吴昌硕往事	(102)
贺天健诗书画三绝	(104)
老友黄宾虹	(107)
也谈吴友如	(1108)
八法草堂观奇	(110)
黄昌中的绘画艺术	(113)
汪亚尘的画坛生涯	(114)
傅抱石善巨画	(116)
天籁与人籁	(118)
《洛羊论画》前言	(119)
吴青霞善烹饪	(120)
陶冷月赠画趣闻	(122)
暗香浮动腕底来	(123)
画海因缘	(125)
谈谈肖像画	(127)
书画双绝的朱孔阳	(128)

中华书局琐谈·····	(131)
报坛旧话·····	(135)
《民立报》的始末·····	(136)
旧上海的三大报·····	(139)
本世纪初的一张《新闻报》·····	(141)
谈谈《时报》·····	(142)
民初小型报巨擘——《晶报》·····	(144)
《警钟日报》被出卖经过·····	(147)
早年“民”字头报纸杂谈·····	(148)
旧时报海杂忆·····	(152)
长篇小说刊载报纸创始·····	(154)
《中华大字典》出版经过·····	(156)
《老残游记》和《天津日日新闻》·····	(158)
伪作的《石达开日记》·····	(160)
纰漏百出的《清史稿》·····	(161)
为袁世凯辩护的《戊戌纪略》·····	(163)
集日记大成的《越缦堂日记》·····	(165)
谈林纾和伍光建的译品·····	(167)
蒲松龄词稿手迹的发现·····	(168)
报刊史话先睹·····	(169)
与人善言 暖于布帛·····	(170)
谈谈一折八扣书·····	(172)

掌故民俗

上海早年的特色马路·····	(174)
上海早期的电车·····	(176)
上海早年形形色色的汽车·····	(179)

早年交通工具之一：黄包车	(181)
旧时的马车	(183)
旧时的茶馆(上)	(184)
旧时的茶馆(中)	(186)
旧时的茶馆(下)	(187)
旧时的酒馆	(189)
到老上海城走一遭	(191)

——《上海百年掠影》读后感

我印象中的爱俪园	(193)
游乐场的前身——张园	(195)
外滩的“铜人码头”	(196)
数语话端阳	(198)
重阳节话旧	(199)
中秋旧俗	(200)

饮食旅游

饮食卫生与长寿之道	(203)
漫谈“长寿之道”	(205)
我的饮食观	(208)
谈谈我的偏食	(209)
说说饮食习惯(上)	(211)
说说饮食习惯(下)	(212)
丁福保的饮食	(213)
美食家张大千	(215)
星社的几次聚餐	(217)
旧时春节食品的习尚	(219)
元宵种种	(221)

奉化水蜜桃的来历·····	(222)
漫话荔枝·····	(224)
漫谈西瓜·····	(225)
说说葡萄·····	(227)
宋元明清四大名园在苏州·····	(228)
——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	
苏州网师园·····	(231)
杭州净慈寺的运木井·····	(232)
嘉兴南湖游船·····	(234)
嘉定一日游·····	(235)

琐闻杂记

故人往事漫忆·····	(238)
浮生简记·····	(243)
三羊开泰·····	(249)
我所知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250)
从影忆旧·····	(252)
从电影片名说开去·····	(256)
我的枕边书·····	(257)
年画话旧·····	(258)
谈谈雕刻·····	(260)
我见到的一本怪印谱·····	(261)
御医多戒心·····	(263)
往事谈猫·····	(264)
鸟笼与笼钩·····	(266)
折扇种种·····	(268)
喜获夜光杯·····	(270)

我的银币集藏·····	(271)
谈谈雨花石·····	(274)
漫谈手杖·····	(276)
谈谈字纸篓·····	(278)
谈谈作家的稿酬·····	(279)
“上帝”与“奴隶”·····	(281)

文学写作

对文字的理解(上)·····	(283)
对文字的理解(下)·····	(285)
文名和人名·····	(287)
漫谈手稿·····	(290)
关于书信问候语·····	(293)
汉字的日常用法·····	(294)
繁体字和简体字·····	(298)

笔墨生涯

世纪沧桑·····	(301)
为什么叫我“补白大王”·····	(303)
前人的读书方式·····	(305)
为何笔耕不辍·····	(307)
我的写作·····	(308)
我与辞典·····	(310)

[附录]

郑逸梅老先生最后种种·····	郑汝德(312)
“人淡似菊，品逸于梅”·····	陈子善(314)
——追念郑逸梅先生	

名人轶事

“活财神”胡雪岩之死

胡庆余堂药铺是全国有名的老字号药铺，所出的成药，遍销长江南北，以及远销海外。这药铺最初的主人是胡雪岩，是前清一位家喻户晓的活财神，在杭州更是妇孺皆知，当时富可敌国。他逝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我的老友胡亚光画家，便是他的嫡系后代，亚光家里还藏着他的遗像，朝衣朝冠，翎顶辉煌，此像过去曾刊登在《半月》杂志上。再有玉带一条，也是他的遗物，又有其亲笔所书遗嘱，更是考证他生平历史的宝贵资料。我与亚光稔熟，且住处邻近，曾问亚光有否得到祖先上留传下来的珍宝，亚光取出一只制作极为精良的打黄金挂表，此表当初是清帝赐予胡雪岩的。表由外国机械技师精工细制，镶嵌珠宝，因已年久，表不能走动，亚光遍找名店，无人能修。

胡雪岩本名光墉，原籍安徽绩溪人。胡的资财来源，是由杭州阜康钱庄的利润而来，他起先是该钱庄的学徒，老板没有儿子，喜欢他聪明能干，临终前便把钱庄送给了他。他长袖善

舞，又结交了当时前清的显官左宗棠，于是声势赫奕，居然亦官亦商，一方面兼营丝茶，垄断市场，一方面辅助左宗棠借洋款作军费，这笔扣头，为数是很惊人的，因此，财产日益膨胀，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富豪。“活财神”之称，也由此而得。

他创设胡庆余堂，动机何在呢？这是有缘故的。当洪杨之役，死亡惨重，以至疫疠盛行，胡动着恻隐之心，便邀请若干位著名中医，商量处方，配制“红灵丹”、“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送呈曾国藩、左宗棠军中，为行军间暑令要剂。以其成分精粹颇著奇效，外界人士商购的很多，因此他动了脑筋，于1874年，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开设胡庆余堂药铺。一方面广征古方，制成丸散膏丹，且利用西湖水制药胶多种，另外又辟蓄鹿场，备制全鹿丸，又有花露、香油、虎骨木瓜酒等，应有尽有。再在城隍山下大井巷中别设铺面，占地八亩，作宫殿式，规模非常宏大。原来每年春天，一般善男信女，纷纷向城隍山烧香拜佛，必路过大井巷，例必购些成药，专治霍乱吐泻以及痧疫诸症，便于暑天行方便，做好事，所以胡庆余堂营业蒸蒸日上，获利很厚。胡对于配药选择精严，在铺内悬着“戒欺”两字的横匾，另外再附这样几行宣传文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

胡氏鼎盛时，大事享受，筑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分十三楼以贮之。每天早晨，取出五采缤纷的珍珠宝石一大盘，注视片刻，说是可以养目。曾有客来，胡在厅堂迎客，在叙谈间客感喉痒，见椅侧置一高脚大口“铜”痰盂，

于是用手拽过吐痰，不料竟拖其不动。事后，客在外间得知高脚痰盂是黄金铸成的，可见胡生活的奢华。

但后来否运迭至，先是囤丝失败，致亏损军需，户部尚书阎敬铭劾奏，请撤职追查，胡愤欲自杀，事先亲写遗嘱一通，即胡亚光所藏的那纸。胡氏从小家贫，没有好好念书，所书颇多错别字，词句也不通顺，且很累赘，这里照录一二，读之使人可怜又复可笑。如云：“叩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光墉因万不能为人，则得寻短见，吃烟而死，但吃烟者必得等心口冷，方可落材，如心口不冷，万不可落材，恐要活转来，拜托。”又云：“墉做丝生意亏本，累及公款，又累私账，又苦多少亲友，尚有平日所靠墉吃饭者不少，真害大众，墉在日有洋陆百元，将来冬至后，托周晓江、戚俊源二位仁兄，其洋四百元，做坟之用，必得年前落葬，年内无日可用，则好开年，愈早愈好，入土为安，墉同周戚二公三四十年来交情，拜托，照墉之意而做，其洋六百元，墉在日面交三百元周晓翁，三百元戚俊兄，二位共六百元，华表坟上不用，此物不果后人好看，墉如此下场，要好看何用，费神卖脱，恐坟上不敷，将华表以备不敷之用，此事如能照墉之意而做，墉在九泉，感恩无浅，一位保佑长寿多孙，一位得位贵子。墉之妻，恐不能久活，如死，拜求一同葬也。”这遗嘱立时，是在 1885 年，胡后来并未吞烟自杀，而是在十一月初一日贫病交迫而死的。

关于胡雪岩的死期，曾有多种说法，以往陈乃乾先生在《子曰丛刊》第 2 辑，撰有《胡雪岩与左宗棠》一文，说雪岩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逝世，这是不正确的。胡雪岩为我老友胡亚光的曾祖父，亚光家备有列祖列宗的生辰死忌表，其上清楚地记载着雪岩死于 1885 年乙酉十一月初一日，即清光绪十一年。几